

## 第九課 延福在中國

第八課提到，中國門戶開放以後，進入的使者增多，所用的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幫助了中國的現代化**。這一課承接第八課，談談不同的使者在中國延福的具體工作，帶給中國的正面影響。

在學習前，我們先來玩一個**小組遊戲：生命中的最.....**

每人預備一張紙及一支筆，然後，在紙上寫下 10 項自己最珍貴的人、事或物。遊戲開始時，以玩石頭、剪刀、布的方法，看誰人獲勝，便可以選取一位輸者紙上的其中一項，移到自己的紙上，輸者則在自己紙上刪除該項。

在遊戲結束後，誰人紙上所寫項目最多的為勝。每位參與者要分享自己得到哪一項最高興，失去哪一項最不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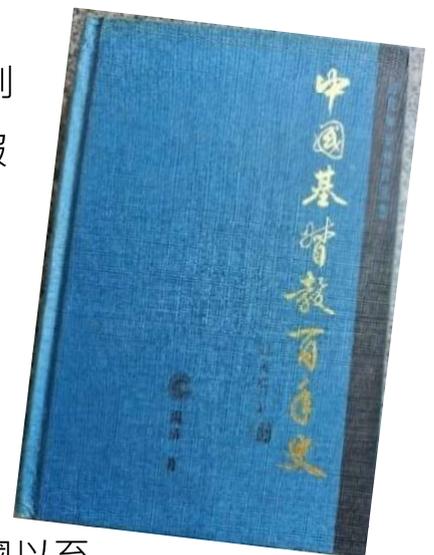
這個遊戲可以幫助我們思考自己看重哪些人、事或物，這可能在我們承擔延福使命時會面對的抉擇。

**現在我們開始本課的研習。**

上一課提到，南京條約後，進入中國的使者增多，所用的方法各有不同，其中有注重屬靈需要，以傳福音為首，開荒佈道，深根民眾，由下而上。也有以介紹西方現代知識，從文化入手，深信基督教要在中國生根，必須改變中國人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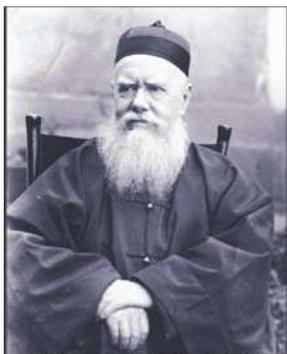
### 深根民眾，由下而上

不少前來的機構，無論宗派機構或是信心機構，都看到當時中國平民百姓的需要，在各方面獻上了美好的服侍，值得我們詳細探討，然而因篇幅所限，我們只能聚焦介紹**中國內地會的工作**和他們的多元化服侍，因為他們是以服務平民百姓為主。然而，這並不代表其他機構沒有這樣的延福服侍，我們也會介紹其他延福機構的工作。若大家要深入探討，推薦大家閱讀湯清著的《中國基督教百年史》，裏面記錄了自馬禮遜來中國以至



1905 年的統計，值得參考。

## 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



為什麼選內地會呢？除了上面所說的因素，也因為內地會是全球第一個信心差會，沒有宗派的支持，單憑信心仰望上帝的供應，更因為是以中國人為對象。

中國內地會的創立人是大家都認識的戴德生 ( James Hudson Taylor )。他 21 歲加入英國的中國傳道會，1854 年來上海，當時正值太平天國與清朝對抗，排外情緒熾熱。戴德生雖然面

對很多困難，但他深信按上帝的指示去做，必會獲得一切的供應。1860 年，戴德生來到中國 7 年後，因為體力耗盡，醫生囑咐他必須回國休息。1865 年，戴德生在英國布萊頓沙灘度假休養，每天禱告，得到一個信念，覺得要為中國人的福音需要成立一個特別的機構。於是，他把十英鎊存入銀行，成立了「中國內地會」 (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 )。沒有宗派的背景支持，單憑信心仰望上主的供應，是全球第一個信心差會。戴德生祈求上主差遣 24 人到中國，因為當時中國內陸仍有 11 省沒有福音使者，每一省派遣 2 人，也有 2 人到蒙古去。

領受了異象，戴德生在英國等地努力宣講中國的需要，很多年青人都受到感動，最為人知的有劍橋七傑、富能仁等，他們都是剛大學畢業便到中國來。戴德生也寫了一本小冊《中國屬靈需要的呼聲》，指出中國每天有 33,000 人死亡，每年有 100 萬人死亡，卻沒得著基督的救恩。這書道出了中國人的需要，激發了很多人開始關心中國，初版三周便售罄。因為戴德生的推動，參與內地會的使者漸漸增多，有些是帶著孩子的年青夫婦，也有不少女性的使者，他們的參與大大激勵了信徒的心志。根據內地會的記錄，到 1905 年，在中國的使者達 825 位，中國同工增至 1,152 位，中國受洗信徒達 18,625 人，有組織的教會 218 個、宣教站、佈道所與會堂合共 424 個，學校 150 所。

內地會使者在中國開拓工作的時期，正值列強侵略的高峰，中國人對外國人充滿敵意；稍後，也遇上清朝滅亡、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迭起，歲月艱苦，但使者們都樂意踏上征途，履行使命。尤其在 1920 年代，反教風潮熾熱，很多機構都減少人數，但內地會仍徵召 200 新使者。至 1934 年，共 1,368 位，人數達到高峰。

使者們的腳踪遍及中國內地，從平原到高山、到人迹罕見的窮鄉僻壤，也融入中國人的社會，事事以中國人為先。舉幾個例子，1867 年因天主教的育嬰院被誤傳虐殺而起的揚州教案，內地會被牽連，房屋被包圍縱火，使者受了傷，戴德生懷孕六個月的妻子瑪莉亞要跳樓逃生，摔傷了腿，然而內地會並不求助英國領事，只往本地官府報告。1900 年的義和團事件，西方使者的死亡人數以內地會最多，但內地會並不索償，也不接受政府的賠償，以自己是中國人來考量。

1905 年，戴德生來到中國 51 年後，帶著對中國人的愛回到天家，在湖南長沙安息，葬於鎮江，在他首任妻子瑪莉亞和 4 個早年夭折的兒女墓旁。1854 年戴德生帶著基督的愛來到中國，他有一句名言至今仍激勵著很多人。他說：「假如我有千鎊英鎊，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然而，不是為中國，是為基督。」他是為基督獻上了一生，他的自傳《帶著愛來中國》，是我們應該要看的書。



戴德生紀念墓碑在今鎮江

## 中國內地會的服侍

內地會的服侍，以平民百姓為主。為要與中國人認同，融入中國人社會，他們穿漢服，留辮子，寧被謔稱為「豬尾宣道會」。他們憑信心度日，不勸募、不舉債，藉醫療、教育、戒毒、培育人材等來服侍中國人，也特別關顧少數民族的需要。1866 年，內地會成立後翌年，戴德生等共 24 人乘坐蘭茂密號前來(Lammermuir Party)抵達上海，安頓後便前往杭州開拓新的工場，11 月在杭州成立第一個總部，陸續建立禮拜堂、診所、藥房、印刷室，也有同工宿舍。

再一年，1867 年只有一條腿的曹雅直來到溫州，翌年，他不僅為溫州第一個信徒施洗，也開辦了男校崇真小學。1870 年他的太太興辦育德女學，1880 年也開設了溫州最早的一家西醫院。這樣，內地會的工作慢慢在中國內地各地開展。

## 內地會的醫療服侍

內地會的服侍很多元，佈道、建禮拜堂、栽培信徒等，醫療服侍是很重要的一項。看到老百姓的需要，內地會陸續在河南、甘肅、山西、湖南、四川、浙江、江蘇、貴州及雲南開辦醫院，也從事培育中國的醫療人員。從 1865 至 1953 年，內地

會積極拓展醫療工作，共有 106 名醫生，不單單有藥房診所，也興辦醫院，至 1905 年已成立了 10 所醫院、68 個藥房和 50 個戒鴉片所。從 1900 至 1939 年間建立的醫院包括：1902 年開封福音醫院；1909 年四川保寧福音醫院；1909 年山西平陽善勝醫院；1914 年山西潞安鴻恩醫院；1918 年甘肅蘭州博德恩紀念醫院、江西鄱陽福音醫院；1936 年長沙德生醫院。這些醫院都是該年代當地唯一的西式醫院，多半仍然存在，成為今日各地的人民醫院，遺愛至今。

### 以服侍回民為目標的博德恩醫院

以下介紹一所內地會在甘肅蘭州開辦的博德恩醫院，目標是服侍回民，今日已成為蘭州市著名的第二人民醫院。這所醫院是由**金品三 (George Edwin King)** 醫生一手籌辦的。



金品三醫生是第二代的使者，父親金輔仁 (George King) 1875 年來到中國，在甘肅、陝西和湖北服侍，與妻子鄔貴貞

(Harriette Black) 在工場相遇結婚，是第一對在內地定居的內地會使者夫婦。1887 年夏末，金輔仁和快要分娩的妻子，在漢江沿岸找房子作傳道之用，一直都找不到，金品三就在漢江的行船上出生。

金輔仁在中國十數個年頭，感覺中國對醫療人材有極大需要，便趁著回英述職的機會，花了六年時間來攻讀醫學。返回中國後，在山東煙台幾間學校任校醫，也在內地會創辦的使者子女學校芝罘學校 (Chefoo School) 擔任校醫。可惜三年後，因師母身體孱弱，夫婦二人要還鄉，金品三也隨父母返英。

金品三看着父親學醫的心志，明白中國的醫療需要，也在英國修讀醫科，預備自己，等待再進中國。1910 年內地會的刊物《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 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到中國最大的需要是醫療宣教士。金品三知道時候到了，於 1911 年回到中國作醫療使者。他先到 1902 年開辦的開封福音醫院，這醫院每年門診人數破萬，卻只有兩個醫生，極度忙碌，而且資源匱乏。在這樣的情況下，金品三仍分出時間到鄉村佈道，因為他銘記著：**來中國不只要救人，還要救靈魂。**後來，金品三被派至山西的善勝醫院，這所醫院設有專為戒煙者設立的兩個禁煙房，金品三需承擔的工作更多。然而，他掛念著回民。

1914 年金品三請纓前往甘肅蘭州創建博德恩醫院，延續博德恩未完成的使命，

並擔任第一任院長。博德恩是位美國的富家子弟，神學畢業後加入內地會，預備到甘肅的回民地區，卻出師未捷，在埃及開羅學習阿拉伯語時，患上腦膜炎去世。在留下的可觀遺產中，25 萬美元捐給了內地會，在甘肅蘭州興建醫院服侍回民，並以他的名字命名。醫院至今仍在，成為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籌建醫院從零開始，金品三要負責買地、監工、統籌人事，還要行醫治病，幸好有澳洲來的護士夏裕恭 (Christina Shaw) 相助，其後二人締結婚盟。

1918 年，博德恩醫院竣工，是當時甘肅唯一的西式醫院，要支援全省 1,200 萬人的需要，但只有幾個醫護，常有人走上數百哩前來求診。為此，金品三開展流動醫療傳道服務，同時也在不同地區開辦醫院，履行向外拓展的福音使命。

秉承內地會的目標，也與其他醫療使者的心志相同，金品三堅持培訓中國醫學生，遂招募了 12 名學生，傾囊相授，更不斷鼓舞學生要有傳福音的心志，傳承使命。然而，在這些功績的背後，金品三有無數的犧牲。1920 年代非基運動席捲全中國，延福機構紛紛撤退，金品三受命帶領甘肅團隊轉往天津避亂。團隊雇了八艘羊皮筏，沿黃河下行至包頭，再轉往天津，可是羊皮筏全數擱淺。正當金品三把最後一艘受困的筏自淺灘推出時，一道急流將他捲去。終年 40 歲，在中國 16 年。金品三明白服侍不是按自己心意，而是按上帝的心意，延伸上主所賜人的福氣。博德恩醫院揭幕時，蘭州有 300 萬回民、13 間清真寺，金品三對各清真寺都發出邀請，各寺也送來賀禮，金品三後來逐一回訪。他明白，不同宗教要和諧相處，服侍不分種族，也要關懷不同信仰人士的需要，因為上帝愛所有的人。

**金品三和博德恩醫院為延福服侍立下了榜樣。**

### **少數民族工作—苗族與僮族**

進入從未聽聞福音的中國內地群體，是內地會的第一優先。在中國少數民族中，苗族是最早接觸基督教的一個，而最早接觸他們的是內地會。

1877 年，內地會的使者巴子成 (James F. Brounton) 駐在貴陽，接觸苗族，1888 年，黨居仁 (J.R. Adams) 接手處理貴州苗族的牧養，1899 年開辦了第一間苗族教會。黨居仁也於 1902 年向花苗族傳福音，成效很好。他也與循道公會的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一同在雲南、貴州興辦學校及醫院等事工。1905 年，柏格理應苗族一個分支大花苗的邀請，前往貴州石門坎。柏格理不但使當地苗民皈

依基督教，還建立了一系列的醫院、學校和公用設施。他引入各種體育、文化活動，設法改良當地風俗，使石門坎這個偏遠苗寨成為西南部最為先進的地區之一。他更獲得靈感，與當地老苗民合作，創建了一套書寫系統，稱為「滇東北老苗文」，至今仍有不少苗民在使用。可惜，1915年柏格理在照顧傷寒病人時不幸染病，自己不肯用藥，把藥留給染病的苗民，因而亡故。柏格理使苗民得到福音，也促進了文明，轉化了文化，更得到當局的認同和嘉獎，這正是今日延福的目標。要數全中國最多少數民族居住的省份便是雲南，這地區的延福工作也始自內地會。1877至1880年間，麥卡悌（John Mc Carthy）和索樂道（Henry So Itau）、范約翰（John W. Stevenson）細心尋索，開通了往雲南的通道。1881年，花國香（George W. Clarke）夫婦進入雲南昆明開設教會，之後陸續有使者來到。

1908年，富能仁從英國皇家學院畢業，加入內地會，22歲的他來到了雲南，加入支援少數民族的福音工作。富能仁在騰越的集市上，遇到了穿民族服裝的傈僳族人，覺得很特別，非常感興趣。同時，他也遇見了克欽、拉祜、德昂等不同的民族，知道他們都未曾聽聞福音，便開始深入山區進行探訪。



富能仁懷著堅毅之心，筋疲力竭地攀山越嶺，遭受飢寒交迫，忍受瘴癘之氣和落後的衛生條件，患過腸胃病、瘧疾、傷寒等病症。他明白要勝過這場屬靈爭戰只能跪下禱告，更需要持續不懈和數量龐大的禱告。於是他寫信給遠在英國的母親，請她招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教會或家中為他禱告。富能仁有這樣的這一句話：「宣教的穩固基礎是在膝上建立的」。



聖靈動工，好消息來到，先是一、兩個信徒信主，再來是一個家庭、兩個家庭信主，信主的人漸漸多起來了。富能仁還為傈僳人發明了拼音文字，用這套文字編纂讚美詩集、翻譯聖經，並且成立聖經學校栽培信徒。教會就這樣逐漸成長、茁壯，基督教成為傈僳族重要的文化內涵。傈僳族人至今都記得富能仁，也在唱頌這些讚美詩，在保山教會為他建立了一個記念碑（見左圖），富能仁被稱為傈僳使者。

1938 年，富能仁因患腦癱疾，在雲南保山去世，年僅 52 歲。富能仁的腳步被迫停下來，但更多的僕僕使者進入當地，僕僕教會在李崇德( Francis J. Fitzwilliam )、楊思慧 ( Allyn B. Cooke )、楊志英 ( John Kuhn )、楊宓貴靈 ( Isobel Kuhn ) 等使者的努力下，繼續成長，成為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僕僕族的使者更是不遺餘力地，將福音帶往一個又一個的山頭，甚至翻越國境，傳到緬甸、泰國去。

### 婦女使者—三女俠

除了上述的使者外，還有很多未提名的使者，當中更有不少是女性，有些是隨著家庭來的，也有不少是單身女性。原因是當時中國人仍是男女授受不親，需要女性使者從事婦女工作。根據湯清著的《中國基督教百年史》裏記載，1905 年的統計，在中國的延福機構共 63 個，傳教師共 3,445 人，其中男的 1,443 人，師母 1,038 人，單身女士則有 964 人，可見女性使者所佔比例不低。

中國內地會也是重視婦女工作的一個延福機構，著名的有三女俠之稱的蓋群英 ( Mildred Cable )、馮貴珠( Evangeline French )和馮貴石( Francesca French )。義和團事件後，群英和貴珠二人抵達山西霍州，幫助當地教會向躲在深閨的婦女們傳福音，在 1904 年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造福了許多沒機會受教育的女子，很多日後都成為福音使者。1908 年二人回英國述職後，貴珠的妹妹貴石跟隨她們回到山西。1923 年，三人帶著在酒泉收養的孤女愛連，到從未聽聞福音的河西走廊去。她們的足跡遍及甘肅、蒙古、新疆等地，在篝火旁、帳篷裏，也在軍營裏，把握任何機會向不同民族傳福音。直至 1936 年，西北的軍閥禁止外國人進入，三位女俠無奈帶著愛連一起回到英國。

像三位女俠一樣委身於中國婦女事工的女使者還有很多。在河南，開封醫院成立後，也開展婦女醫院，和培育中國的醫療同工。此外，還有在山西開辦「八福客棧」的艾偉德，也有獨立自差到廣東的何義思等，都對中國的婦女貢獻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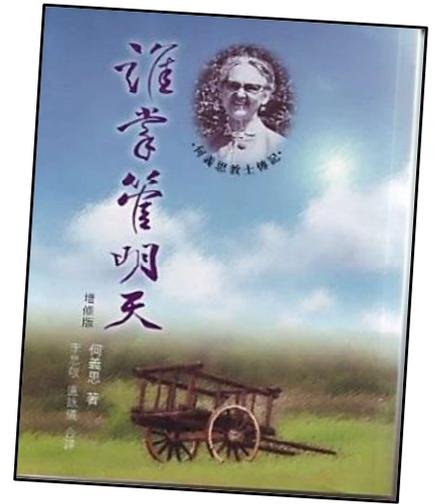
### 教育方面

內地會雖然並沒有辦高等學府，但興辦供一般百姓入讀的學校卻不少，讓很多人能讀書識字。至 1922 年，內地會共辦有 4 所幼稚園、375 所初小、58 所高小、5 所中學、1 所學院、5 所師範學校及 21 所聖經學校。信徒不單單識字和學習真理，也懂得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稍後會介紹一些其他機構興辦的高等學府。

## 其他機構的服侍

### 信心差會—希伯崙差會

上面提到有不少其他延福機構來到中國，以下介紹建立信心差會的何義思( Ruth Howe Hitchcock )教士和她的家庭。何義思是生長於美國的一位年青女性，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幼年時聽了很多延福的故事，10歲那年聽到中國的需要，便立志要到中國來。1915年抵達廣東南海西樵官山，協助同是來自美國的獨立女使者翟恩憐( May



Jackson)。1918年翟恩憐因身體健康回美，工作便交何義思來掌理。

何義思並沒有加入一個機構，她向在美國的父母和親屬募集捐款，成立希伯崙差會(Hebron Mission)。蒙上帝保守，雖經幾番周折，最終買下官山後山的一塊地，這個被稱為「家庭差會」的機構，就在這片土地上發展起來。(上圖是她的傳記)

1922年開始，官山的事工漸漸多元化，包括興建新的禮拜堂、佈道所、小學、女學堂、孤兒院等，也有聖經學校。最值得提的是她創設的「花邊館」。何義思看見很多當地婦女要自食其力，又不識字，所以開設「花邊館」，教導她們製作西方女士衣服常用的花邊，目的讓婦女一面賺取收入，一面上學，又得以聆聽福音。這在中國南方是首創的婦女事工，也正是今日延福機構要學效的營商事工。在一些婦女地位卑微的地區，幫助婦女自食其力，讓她們有機會讀書識字，從而提高她們在社會的地位，是今日延福服侍所需要的。

此外，希伯崙差會又興辦慈善事業，幫助困苦的人。在淪陷時期收容大批棄嬰、難童，渡過抗日的艱苦時刻，也曾遣送青年到廣西建道聖經學院就讀。1950年代後，希伯崙差會遷到香港，也從事建立教會和差派工作。

### 醫療服侍方面

除了內地會努力作醫療服侍外，基於中國人口眾多，醫療缺乏，很多機構都從事醫療服侍。根據統計，至1889年，全中國醫院共61間，診所44間，至1905年，醫院共164間，診所240間。至於在中國的醫療使者有多少，雖然統計並不很完全，但最少男的有205人，女的有93人，人數也不少。所創建的醫院至今

仍有很多存在，以下簡介其中一些，可以看見西方醫療使者所作的貢獻：

1835 年在廣州建立的**博濟醫院**，是全中國的第一所西式醫院，是由第一位來華醫療使者伯駕 ( Peter Parker ) 所創辦的。他是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美部會)的使者，被稱為以手術刀把福音帶到中國的人。

此外，1866 年 9 月 8 日，英國倫敦會在漢口成立**仁濟醫院**，取仁愛濟世之意。1928 年改稱協和醫院，現今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

1890 年代初，美國長老會在淮陰地區開辦**仁慈醫院**，是當時全球最大的長老會醫院，為蘇北稠密的農村人口提供質量並重的醫療服侍。1951 年搬新址，今日稱淮安市第二人民醫院，是一所三級甲等醫院，

另一方面，使者們也盡心培育中國醫療人材。在女性方面，得到使者協助，其中有康愛德 ( 又名康成 ) 和石美玉兩位到美國修讀醫科，回國後分別創辦了江西的**九江婦幼醫院** ( Kiukiang Hospital ) 和上海**伯特利醫院** ( Bethel Hospital )。

## 博濟醫院

**博濟醫院**是中國第一所西式醫院，在中國創下了很多個第一。

1835 年，美部會差派畢業於耶魯大學醫學院的伯駕 ( Peter Parker ) 醫生來中國，但需要逗留在廣州十三行。其後，他得到著名商人伍秉鑿的幫助，在十三行的新豆欄街開設「眼科醫局」，不久擴大，更名為「**仁濟醫院**」( 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 )。伯駕醫術高明，又關心病患，贏得廣州百姓的信任，求診病人大增。

鴉片戰爭爆發，醫院停業，伯駕回美，並進修醫術。戰爭結束，1842 年 11 月，伯駕和新婚夫人回到中國，仁濟醫院復業，已不限於眼科，改為綜合性醫院。伯駕不但在醫術上追求日益精進，更視醫療為佈道方式之一。他在進行手術前，詳細研究病情外，也重視病人的心理狀況，帶著病人一起禱告，讓病人對上帝也產生信心，然後才進行手術。當痊癒後，再與病人一起禱告感謝上帝，這樣，患者不但身體康復，更經歷到心靈的更新。

伯駕被稱為以手術刀把福音帶進中國的醫生，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首創多項紀錄，如割除扁桃腺、割除膀胱結石、使用乙醚麻醉、採用氯仿麻醉方法等。而且，在每次手術前後，伯駕都特別請畫家詳細繪下病人的病狀，保存下來，歸入檔案，供日後教學及研究參考。當時十三行有一位職業畫家關喬昌，西人稱他為琳呱

( Lam Qua )，自願免費為伯駕畫下各種病狀，生動的保留病歷資料。如今尚有 110 幅存留下來，分別收藏於英美各大圖書館。

1855 年，伯駕蒙美國政府委任為駐華全權公使，仁濟醫院移交美北長老會的嘉約翰 ( John Kerr ) 醫生，1859 年遷入新址，改名為「博濟醫院」，今日稱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1866 年，嘉約翰在博濟醫院設立醫校，培養本地醫療人材。因為孫逸仙先生曾

入讀，所以後來改名為孫逸仙紀念醫院。根據《醫學堂學生名錄》，至 1913 年共有 202 人入讀，成為西方醫學在中國持續發展的力量。同時，截至 1935 年，編譯教學書籍及中文醫學出版物共 45 種。

博濟醫院促成了廣東在中國近代西方醫學歷史上的多個第一，是：第一家西醫醫院、第一間西醫學校、第一間護士學校，出版第一本中文西醫教材、第一份西醫期刊，也培育了第一個西醫留學生。

中國的西式醫療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發展出來的。

## 其他宗派機構的服侍—播道會

信心機構以外，也有很多宗派機構，規模比較大服侍達全國的如公理會、聖公會、衛理公會、信義會、浸信會、巴色會等，也有在廣東省內服侍的播道會等。

**播道會**最早稱美瑞丹會，是由美國的瑞典裔信徒於 1884 年組成，目的在美國各地傳福音。1885 年寬夸倫 ( H.J. Von Qualen ) 就讀美國芝加哥神學院時，結識了華僑蕭雨滋及吳碩卿，立志同赴中國開荒佈道，遂於 1886 年申請往中國。

1887 年寬夸倫到了中國廣東，第二年即在廣州河南設立了第一間**佈道所**，再一年又在瑞仁大街設福音堂，並於 1891 年附設男校。接著，又開展多元化的服侍，包括辦教育、開診所、施醫、贈藥、恤孤等救濟工作，服侍基層民眾。

抗日時期，發展賑災、兒童福音和醫療事工，又開辦多間**孤兒院**和興辦小學等。

**傳道人材培育方面**，1928 年在廣州河南基立村開設聖經夜校，1929 年擴建為廣州聖經學院，二年後，於廣州河南基立村旁購地建聖經學院。

播道會的工作，統計至 1936 年，共開設會堂及基址 13 所、普通教育學校 5 間、信徒共千餘人。由於事工漸多，遂在廣州建立華南總署，1929 年改稱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並以寬夸倫為會祖。

為什麼要介紹播道會呢？因為他們靈活地用不同方式宣講福音。創新的是興建了一艘福音船，對象是珠江三角洲的艇民、農民、城市基層、婦女兒童，這是一項靈活地切合需要的工作。

中國民風迷信，在廣東一帶的水上人、婦女尤甚，而覓地建堂又往往為當地官紳所阻，寬夸倫和同工遂計劃造船。1895 年寬夸倫回美述職，向母會提出「建造福音船」計劃，會眾紛紛慷慨奉獻。



1897 年三水福音堂「啟明號」福音船（圖）啟用，11 月在沙面舉行奉獻禮。福音船沿珠江分流北上，深入內陸。日間同工進鄉佈道及售賣福音書，晚上泊岸宣講，艇戶鄉民登船聽道的很多。福音進入民間，遂在番禺和增城開拓福音堂。

播道會的同工不墨守繩規，按地區和時勢需要，靈活變通，以不同的形式來傳講福音，是今日延福服侍的榜樣。

（以上內容可參 [https://www.efcc.org.hk/pages/history\\_china#YWFMmtpB](https://www.efcc.org.hk/pages/history_china#YWFMmtpB)）

## 獨立自差的例子—小婦人艾偉德

在由下而上傳福音方面，最後要提的是有「小婦人」之稱的艾偉德（Gladys Aylward）。她因為資格不符合，找不到差派的機構，但服侍中國的心不減，28 歲時獨自來華。由於節省旅費，選擇由英國坐火車，經東歐，再穿越西伯利亞，旅途充滿了艱難和危險，幾經轉折，最後抵達天津，再轉到山西。

在山西陽城縣，艾偉德和一位已在當地的使者創辦「八福客棧」，作為福音基地，接觸貧苦大眾。最早接待騾馬夫，向他們講述耶穌的故事，漸漸附近各鄉鎮都有人相信耶穌。開騾馬店、講故事、唱歌傳道，正是艾偉德與眾不同的地方。

曾有一次，陽城監獄發生騷亂，一個囚犯突然發狂，揮刀砍死了好幾個人，典獄官想起了她，把她請來。艾偉德溫柔的勸這囚犯放下屠刀，並保證不再加罪。那兇徒竟然順從地將手中的刀交給艾偉德，讓獄卒押走。此後，典獄官允許她到獄中傳福音，並獲陽城縣長設宴款待。

當時政府推行「天足運動」，明令婦女把纏裹的小腳放開。因為艾偉德的事蹟家喻戶曉，官員信任她，邀請她現身示範天足的好處，幫助了很多婦女。

艾偉德也**接待孤兒**。她在街上遇見一個被拐賣到陽城的女孩，開價兩銀元，最後花了九毛錢把女孩領回，所以女孩小名為「九毛」，學名則為「美恩」。她後來又收養了一些孤兒，包括「少少」、「寶寶」和「蘭香」等，繼後成立了一所孤兒院。抗日戰爭時期，山西也逢戰亂，得到村民和軍人們的幫助，把逾百孤兒遷往後方陝西安頓。在後方，艾偉德又進入四川難民營幫忙，也在甘肅救助痲瘋病人。艾偉德一生以服侍中國人為己任，並且入了中國籍。晚年到了香港植堂，再後在台北建立艾偉德兒童之家。

這種獨立自差是今日不少使者喜歡採用的方式，但必須注意，艾偉德來到是先與一位已在當地的使者同工，而前面介紹的何義思，她到官山也是協助一位已在當地的使者，二人都不是單人勇闖創啟地，是有伙伴的。

## 思考問題

看了以上眾多來華的延福使者，我們先停一下，思考一個問題：

這些延福使者為了完成基督的託付，在學業、工作前途、財產處理、遷居等人生抉擇上都以服侍為主要考量。當你為人生的重要事件作出抉擇時，你願意為主擺上嗎？在作決定時，會想到上帝給你的延福託付嗎？

## 其他的服侍

思考了以上的問題後，我們再來看看一些使者在改變社會文化上的貢獻：

### 社會運動與延福—戒煙運動與天足運動

使者們也很關注當時中國整個民間社會的需要，特別是能改變社會風氣的事，如設立收容從良妓女們的「濟良所」，並教以手藝謀生，幫助了很多婦女；而最明顯的是戒煙運動和天足運動。

### 戒煙運動與天招局

清朝末年，鴉片在中國流傳，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從事反鴉片活動不遺餘力，也擔任「反鴉片協會」秘書一職。除他以外，還有很多使者都參與戒煙運動，內地會也有參與。其中有本地人士推動的福音戒煙，**席勝魔**

牧師是成就最顯著的一位，他可說是中國人從事整全福音的先驅。

席勝魔原名子直，山西臨汾人，是一個秀才。清末鴉片銷入中國，山西遍植罌粟，抽大煙的人很多，席子直也染上了鴉片毒癮，弄得傾家蕩產。1876年華北大旱，災情連續多年，循道會的李修善 ( David Hill ) 等使者來到山西賑災。為使中國人認識福音，除派發單張，更主辦以信仰為主題的徵文比賽。席子直為得賞錢幫補生計，參加了徵文比賽，獲得頭獎，規定要親身領獎。和李修善一見如故，席子直教李修善中文，李修善則教席子直真理，不久，席子直就接受耶穌為救主。他花了一個禮拜時間戒毒，過程痛苦，但靠著深切禱告終於得勝，並改名為勝魔。席勝魔戒毒成功後，決志以福音戒毒幫助患煙癮的人，遂開設「天招局」，規定每一位戒煙者必須參加聚會，早晚敬拜上帝。因為效果顯著，陸續在山西、陝西、河南和河北四省開設了 45 個「天招局」，其中也有一些是專為女性設立的，拯救了許多人的靈魂。1886年戴德生在山西按立席勝魔為平陽、洪洞、大寧三區的主任牧師，並且在山西洪洞成立基督教道學院，培育本地傳道人。1896年2月席勝魔安息主懷，他的事工由內地會延續。

天招局的宗旨與今日福音戒毒的意義相近，給人戒煙、治病，教人信主，並且教他們手藝，讓他們做各樣的勞工，如推磨、挑水、紡線、織布、縫衣、耕地、木工等，讓他們戒煙後重回社會，有一門手藝可以謀生，這與今日延福工作相近。

## 天足運動

另一個使者極力推動的運動是天足運動。什麼是「天足」？是指自然、天生的腳。中國女子有纏足的陋習，明清時期風氣尤甚，無論官家小姐或小家碧玉以至鄉村婦女，都要纏足，逼得要留在家中。纏足使腳變細小，腳趾畸形，更因為腳小而站不穩，走動艱難，無法外出，更無法勞動，這是很不人道的。

清末首個有歷史可考的反纏足組織，發起人是英國使者約翰麥克高望 ( John Mac Gowan )。1874年他率先在廈門建立了一個擁有 60 餘名婦女的「天足會」，入會的婦女不得纏足。第二位是隨英國商人夫婿來到的立德夫人 ( Mrs. Archibald Little )，看見很多婦女被纏足所拖累，身體和心靈都受到摧殘，甚至影響下一代。於 1878 年在上海設立「天足會」，也在不同城市設立分會，並利用廣學會出版的書刊宣傳。1898年，衛理公會寶復禮 ( Frederick Alfred Brown ) 和公理會丁家

立 ( Charles Daniel Tenney ) 兩位使者，也在天津成立了「天足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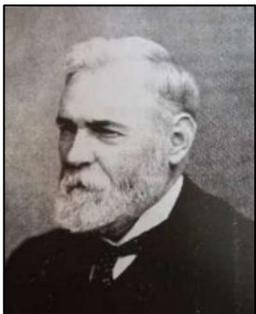
最終，慈禧太后在光緒 28 年 ( 1902 年 ) 下詔廢除纏足。這個運動象徵中國女性自我意識的萌發，不只革除一種陋俗，也是近代知識分子思想解放的發展歷程。

## 從上而下，文化革新

此外，有另一些使者認為要從知識分子入手，影響菁英，從上而下。李提摩太、丁韋良、林樂知等幾位都在政府作官，從事出版、翻譯、辦學、教授語文等，目的推動文化革新。他們創辦機構、參與政府工作，影響深遠。

## 廣學會

其中一個機構是廣學會 (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原名為同文書會，1887 年由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韋廉臣 ( Alexander Williamson ) 於上海成立，發起人不盡是傳教士，也包括當時在上海有名的西方人士。1891 年起由李提摩太 ( Timothy Richard ) 擔任總幹事，1892 年中文名改為廣學會。



李提摩太是英國浸禮會的使者，在中國 45 年。他於 1870 年抵達山東煙台，學習中文，並挨家逐戶分發福音單張，發現收效甚微，而且接受福音的人又大多是些貧窮人，影響力不大。所以他試圖開始接觸上層社會的人，覺得「他們有良好的土壤可以撒種」，因此刻苦學習中國儒家典籍和禮儀。

不負苦心，1890 年 7 月，李鴻章聘請他到天津擔任《時報》主筆，第二年即 1891 年起擔任廣學會的總幹事，前後達 25 年之久。他更把在《時報》所寫的文章彙編成集，題名《時事新論》，共 12 卷，由上海廣學會出版。廣學會出版了很多書籍，對中國社會的思潮影響都很大，尤其是維新變法。也曾出版兒童期刊《小孩月報》和給婦女的《女鐸報》。

廣學會標榜「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藉編輯、出版新書、介紹西洋文化、啟發民智。為了破除中國人懷疑西人來華存有野心，以此表明他們前來的動機在於幫助中國富強，通商、傳福音實在是利人利己的事。正如李提摩太所說：我們出版書報的主要目的不是賺錢，而是要賺靈魂。

廣學會在 1891 年到 1915 年這段期間，是中國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廣學會先後發行兩大刊物：1.《萬國公報》，著重介紹西方最新知識和思潮；

2.《中西教會報》，後來改名為《**教會公報**》，報導中外基督教發展情況。兩份報刊均為中國報業史上重要的先驅刊物，並成為日後中文報刊之藍本。

## 《萬國公報》

來華的使者早於 1868 年在上海創刊周刊《**教會新報**》( *Church News* )，由美國南方衛理公會的林樂知 ( Young John Allen ) 擔任主編。1874 年 9 月改名為《**萬國公報**》( *The Globe Magazine* )。開始時，內容並非宗教性，並於每期扉頁上附印有：「本刊是為了推廣泰西各國有關的地理、歷史、文明……及一般進步知識的期刊。」

1883 年曾因經濟原因停刊。1889 年復刊為月刊，為廣學會的機關報，英文名改為 *The Review of the Times*，仍由林樂知主編，李提摩太和丁韜良等外籍使者參與編撰，售量約四千份。這份刊物供知識份子閱讀，另為婦孺印行淺易畫報。



林樂知夫婦於 1860 年抵達上海，以上海為基地，開始了長達 47 年在中國的日子，將畢生的黃金歲月，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中國。他先在清政府辦的「**廣方言館**」內謀得英文教習一職，不久又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譯書。在這期間，林樂知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了解加深，他反復思考如何使基督教適應中國文化，能在中國廣傳。因此，林樂知對延福有了新的理念：**一要認真了解和研究**

中國社會，針對中國的文化特點去改造中國；**二要把基督教義和受重視的儒家文化相融合**，思考如何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傳播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為手段**，如教育、醫院、出版等，擴大基督教的影響，吸引更多人接受基督教。故此，他創辦《萬國公報》，將大量西方知識與科技引進中國。這是在中國發行最久，影響最大的一份雜誌。當時的人稱，如果想要了解西方的知識學問，《萬國公報》是必讀的。

這些刊物，不單介紹了當時先進的科技、學術，也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

## 興辦教育

外國機構和使者們來中國後，為提高中國人的識字率，紛紛興辦學校，創立了數千所的中學、小學和聖經學院，也興辦高等學府、醫學堂等。

他們在中國至少興辦了 13 所教會大學，分別是北京燕京大學、山東齊魯大學、東吳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杭州之江大學、華西協和大學、華中大學、南京金

陵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上海滬江大學、廣東嶺南大學等。以下簡略介紹其中幾所：

### 第一所西式教會大學—登州文會館

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是今日山東蓬萊的登州高等學堂。美北長老會的倪維思 ( John L. Nevius ) 夫婦於 1861 年到達登州後，看到中國婦女纏足又文盲、迷信且愚昧，為使她們有機會受教育，於 1862 年，買下一座殘破的觀音堂，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在當時的中國北方，這是一項創舉。1864 年，倪夫人生病要回鄉，狄考文 ( Calvin Wilson Mateer ) 夫婦到達，接替了他們的工作。狄考文夫婦利用原女校校址創辦「蒙養學堂」，供男童寄宿。其後增加中學班，又設高等科。1876 年，定名為登州文會館，1882 年提升為大學程度，中文名仍為登州文會館。登州文會館不僅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現代高等教育機構，更是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當時，文會館擁有「中國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化學儀器設備」。其後於 1904 年，與青州廣德書院合併為廣文學堂，1909 年，更名為山東基督教大學，1915 年，以「齊魯大學」作為校名至今。

### 有多個第一的聖約翰大學

上海聖約翰大學是美國聖公會在上海創辦的一所享有盛譽的高等教育學府，是在中國辦學時間最長的一所教會學校，被稱為「東方哈佛」。

1879 年，美國聖公會的上海主教施約瑟 ( S. I. J. Schereschewsky )，把培雅書院和度恩書院合併為聖約翰書院，1892 年起正式開設大學課程，並且將英語作為最重要的學科教授。1896 年，聖約翰書院經改組、擴建，成立由文理、醫學和神學三科組成的大學部，中文名稱也正式改為聖約翰大學堂。1905 年，正式升格為聖約翰大學，並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註冊。

聖約翰大學建校，在中國教育史上創造了多個「第一」，包括出版第一份文理綜合性大學學報，舉辦第一場運動會，組織第一個校友會，設立第一個研究生院，第一次引入考試名譽制和選科制等西方學制，也擁有第一座現代化大學體育館。

### 以庚子賠款辦的山西大學堂

山西大學堂創建於 1902 年 5 月 8 日，是中國創辦最早的三所大學堂之一，其他兩所是京師大學堂 ( 今北京大學前身 ) 和北洋大學堂 ( 今天津大學前身 )。

義和團事件引來八國聯軍，是因西方使者被殺、教堂被焚而起的。結果清廷戰敗須賠償軍費，稱為「庚子賠款」，其中部分款項會賠償教會。事件中，部分中國人表現的愚昧和迷信，引起各西方基督教會關注。浸禮會的李提摩太堅持，要以賠款中的一部分白銀，在太原開辦一所「**中西大學堂**」以啟迪教化，遂向李鴻章提出設立學堂，教育有用之學。同一時間，清政府也計劃在各省設立大學堂，山西巡撫岑春煊奉詔辦理。在山西，岑春煊將晉陽書院和令德堂書院合併，籌辦「**山西大學堂**」。李提摩太與岑春煊多次協商，同意中西大學堂與山西大學堂**合併辦學**，合併之後，一部為中學專齋，一部為西學專齋，即國學學院和西學學院。1902年山西大學堂成立譯書院，是中國近代大學創辦的第二所譯書院，以期促進中西文化交流。1912年改名山西大學校。1918年確名為**國立山西大學**。

除了這幾所大學，**由教會興辦和管理的還有不少**，包括：由美國衛理公會、長老會、基督會等，於1888年在南京建立的金陵大學；由美南長老會、美北長老會於1897年在杭州興建的之江大學；也有衛理公會、美國公理會於1919年，把北京一帶的三所教會學校合併而成的燕京大學等等。

## **專業培訓—醫科學堂**

除了大學，教會機構也興辦**醫科學堂**，如前述的博濟醫院所附設的**博濟醫學院**，是中國第一所西醫教育機構。也有**廣東女醫學院**，由美北長老會於1899年建立，是第一所女子醫學院，1912年改名為**私立夏葛醫學院**，是中國第二所醫科大學，1936年併入私立嶺南大學。

**第一所醫科大學是協和醫學院**，1906年由英國倫敦會與英美其他五個教會合辦，1917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建立北京協和醫學院，為醫學院的附屬醫院。前面也提過，至少有13所教會大學和院校，這些學院，分別開辦文科、理科、醫科、社會教育科、天文科、農科等科系，更有神學科，可以說在各學科領域上為中國培育了數不盡的人材，中國的文化也得以革新，並趨於現代化。

## **專業服侍（語文教授）**

除了興辦教育，提高中國人的現代知識外，也有使者在政府裏任職官員，從事語文教導，從今天來說，是專業性的延福服侍。其中最為人熟悉的有林樂知和丁韋

良 ( William A. P. Martin )。林樂知的貢獻，已在前面講述了，現在介紹丁韙良。



他是美國長老會差來的使者，很有語言天賦，懂英語、法語、德語、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他在中國生活了 66 年，先後出任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兩所機構的總教習，當時被稱為「中國通」。

清廷因應外交需要，於 1862 年成立同文館，訓練翻譯人員，後來逐漸提升為培育國家語言人材的基地。僅就清末民初的外

交舞台看，同文館畢業生擔任使臣或駐外公使的就有 7 位。丁韙良在 1869 年應邀教英文、國際公法，後來出任總教習達 25 年之久。職務相當於大學的教務長。為此，他辭任長老會使者，專注於教學，並期盼能藉此改革中國的教育制度。

為「幫助中國認識上帝和上帝永恆的公義」，丁韙良也翻譯了美國人惠頓著的《萬國公法》(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是當時最新和最通用的國際法藍本。

1898 年維新運動高潮，清廷設立京師大學堂，是全國最高學府，也是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統轄各省學堂。由丁韙良任總教習，即首席外籍教育顧問。

但丁韙良曾因義和團暴行受困，也因京師大學堂停辦，遂返回美國。一年後再來，協助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籌建大學堂。晚年住在北京，創立北京崇實中學 ( 今北京二十一中學 )，並任首任校長，1916 年因肺炎病逝北京。林樂知一生鞠躬盡瘁為中國的文化革新努力，為的是要改變中國人的世界觀。

## 總結

由於李提摩太、丁韙良、林樂知等知識分子由上而下的推動，各類型學校的開辦、書刊的出版，特別是利用庚子賠款來辦學，改變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想法。在平民方面，戴德生等使者盡心竭力的服侍，帶來全人的福音，信徒也隨之而增加。到了 1920 年，領餐信徒已有 366,527 人，而學習信徒則有 806,926 人。也因為興辦聖經學院、神學院來培育中國的傳道人，為中國教會未來的發展奠下基礎，使中國教會日後能自立、自養、自傳，直至二十世紀的家庭教會仍承受著恩典。

1900 年義和團事件發生，機構和教會受創很深，各國來華機構有感於中國的教會必須自立，於是組成「中華基督教會」等聯合教會，鼓勵中國教會自立。其實 1881 年席勝魔在山西鄧村開創的福音堂，已是早期自立自養自傳的本色化教會。使者們遠涉重洋，不畏險阻，無論從事那一方面的服侍，都是終其一生留在中國，

克服文化的隔閡、艱難的語言學習，把自己的黃金歲月都貢獻給中國人，甚至死在中國，葬在中國，才造就了今日的中國教會。

這些使者們所處的環境、面對的艱難，與今日在創啟地區的延福服侍不相上下。從他們的服侍、他們的心志和對上帝的依靠來看今日的福音工作，特別在創啟地區，正是延福使者所要效法的。使者們並不單單著眼於開荒佈道，而是以靈活的方式、切合對象的需要、配合實際的環境來服侍，從而把福音帶進群眾中間。而且，都獲得政府認同、群眾接受，公開地讓人認識基督信仰。

作為二十一世紀基督徒的我們，在創啟地區所佔比例日增的大環境下，感激這些使者們之餘，應如何回饋他們的貢獻？如何效法他們的委身？應如何跟隨他們的腳踪？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好好思考並回應。

上述僅是一鱗半爪而已，從馬禮遜於 1807 年來到中國，到 1950 年代使者們要離開中國，期間對中國教會所作的貢獻，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實在難以盡述。中國基督教會和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仍有很多可以探討的地方，作為中國信徒，我們應該懷着感恩的心來發掘。

## 思考問題

1. 來華的使者，以靈活多樣的方式延福，覆蓋整個中國社會，既回應了人的實際需要，也轉化了整個群體的文化。我們平日考慮延福工作，會否側重了某一個向度？這些延福策略及向度，如何擴闊你的眼界？
2. 來華使者雖各有不同，但都熱愛延福、身體力行見證基督。今日，無論留在本地或前往海外，我們都是被呼召去延福的人，你認為自己有多熱愛延福，有身體力行嗎？請為自己評分，10 為最高，你給自己多少分？
3. 在生活上你會如何繼續操練，使能隨時與人分享心中的永恆盼望，並且有關愛全人的生命？

## 禱告

延福路任重而道遠，挑戰重重，會經歷挫敗，甚至可能為此而失去性命。我們感謝主呼召了很多放眼永恆的延福使者，甚至為此獻上一生，為我們建立榜樣。求祢繼續陶造、帶領我們，讓我們汲取前賢的經驗、承接他們的服侍，我們的生命能被祢使用去祝福萬民。阿們！